

第十一講 中華文化價值系統的 拓深與普及

壹、講授內容摘要：

1、前言

1:1 關於公元第十世紀以後儒家思想的新發展，問題包括：

- (1) 什麼是儒家思想的新發展？
- (2) 為什麼是「新」？與古典儒家有何不同？
- (3) 何以朱子可被視為宋代新儒家的代表？它具有何種代表性？是什麼意義的代表性？
- (4) 宋明時代新儒學何以興起？其世界觀/歷史觀如何？思想史背景？社會史背景？其興起有何歷史意義？
- (5) 從哲學觀點看，新儒學(以朱子為代表)有何內容理論缺陷？

2、新儒學釋義：

2:1 宋元明：宋明理學

朱：道問學

陸—王：尊德性

宋明重德性主體 ↔ 清代學術：(1)梁任公

(2)錢穆

2:2 新儒學與古代儒學：

同：不只解釋世界，也要改變世界。

異：(1)時代不同

(2)對象不同=思想史背景，佛、道二氏之學。

3、新儒學的新發展：

何以是新？從以下三方面來看：

3:1 朱子對新儒學思想的建立：

(1)確定新儒學的方向：

北宋五子：I.道家—周敦頤

II.氣—張載

III.數—邵雍

IV.理—二程、朱子

(2)「理」、「氣」關係的釐清：「不離不雜」

(3)「太極」觀念的發展：形上學



生生不已

(4)「仁」之觀念之系統化：

「仁」之創造性—「心之德，愛之理也。」

3:2 朱子與「道統」觀念的形成：

(1)古典儒學有「道統」觀念，但無系統化。

(2)朱子「道統」觀所透露的歷史訊息：

a.排除漢唐諸儒

b.特尊二程

c.尊周敦頤，列於二程之前

3:3 朱子《四書》之完成：

(1)1190 年完成《四書集注》

1313 年成爲科舉考試之定本

(2)思想史意義：

a.脫離《五經》之權威

b.直探孔孟之教義

c.釐定近七百年知識份子之治學程序：《大學》→《論語》→《孟子》→《中庸》

(3)社會史意義：

貴族社會→平民社會

秀異→普及

治人→修己

4、新儒家思想的歷史意義

4:1 回應佛道思想的挑戰：

(1)建立道德形上學

(2)心性論的向內擴張

4:2 為儒家思想建立綜合的體系

形上學、倫理學、知識論

4:3 與近世社會的來臨互動：

平民社會：《四書》；個人修養；但是，

a.「理」的形上學有內在理論缺陷

b.對政權具有潛在威脅。

5、新儒家思想的理論缺陷：

5:1 從「理」的雙重性格談起：

(1)形上學意義的「實然」

(2)倫理學意義的「應然」

「實然」與「應然」互滲。

就存有言，「理」與「氣」截然二分。

就運作言，「理」與「氣」在運作中不即不離。

缺陷：

a.無法安頓生命界之內在衝突問題：

老虎之「理」與兔子之「理」的衝突

宇宙生命之「理」的延續，是以另一生命之「理」消滅為前提。

b.未能正視「主體性客觀化」問題：

道德→政治

單一主體性→眾多主體性

所以，仍有強烈前近代性格。

貳、閱讀作業：

1、《中國文化史》，第十一章

2、*A Brief History*, Chap. 6

參、史料選讀：

1、朱子，〈大學格物補傳〉：

右傳之五章，蓋釋格物、致知之義，而今亡矣。閒嘗竊取

程子之意以補之曰：「所謂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惟於理有未窮，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，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，以求至乎其極。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此謂物格，此謂知之至也。」

2、朱子，〈中庸章句序〉：

蓋嘗論之：心之虛靈知覺，一而已矣，而以爲有人心、道心之異者，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，或原於性命之正，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，或微妙而難見耳。然人莫不有是形，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，亦莫不有是性，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。二者雜於分寸之間，而不知所以治之，則危者愈危，微者愈微，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。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，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。從事於斯，無少閒斷，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聽命焉，則危者安、微者著，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。

3、朱子，《孟子·告子上》〈告子曰生之謂性〉章集註：

愚按：性者，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。生者，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。性，形而上者也。氣，性而下者也。人物之生，莫不有是性，亦莫不有是氣。然以氣言之，則知覺運動，人與物若不異也；以理言之，則仁義禮智之稟，豈物之所得而全哉？此人之性，所以無不善，而爲萬物之靈也。告子不知性之爲理，而以所謂氣者當之。是以杞柳湍水之喻，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，

縱橫繆戾，紛紜舛錯。而此章之誤，乃其本根。所以然者，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，人與物同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，人與物異也。孟子以是折之，其義精矣。

4、朱子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 74〈白鹿洞書院揭示〉：

父子有親；君臣有義；夫婦有別；
長幼有序；朋友有信。

右五教之目。堯舜使契爲司徒，敬敷五教，即此是也。學者學此而已。

而其所以學之之序，亦有五焉。其別如左：

博學之；審問之；慎思之；明辨之；篤行之。

右爲學之序。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。若夫篤行之事，則自修身以至

於處事接物，亦各有要，其別如左：

言忠信，行篤敬；
懲忿窒慾，遷善改過。

右修身之要。

正其義，不謀其利；
明其道，不計其功。

右處身之要。

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；
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。

右接物之要。

5、朱子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 74：

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，莫非使之講明義理，以修其身；然後推以及人，非徒欲其務記覽、爲詞章，以釣聲名、取利祿而已也。今人之爲學者，則既反是矣。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，具存於經，有志之士固當熟讀、深思、而問辨之。

苟知其理之當然，而責其身以必然，則夫規矩禁防之具，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特循哉。近世於學有規，其待學者爲已淺矣！而其爲法，又未必古人之意也。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之大端，條例如右，而揭之楣間。諸君其相與講明、遵守，而責之於身焉！則夫思慮云爲之際，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，必有嚴於彼者矣。其有不然，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，則彼所謂規者，必將取之，固不得而略也。諸君其亦念之哉。

6、王陽明，〈稽山書院尊經閣記〉：

《六經》者非他，吾心之常道也。故《易》也者，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；《書》也者，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；《詩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；《禮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；《樂》也者，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；《春秋》也者，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。君子之于《六經》也，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，所以尊《易》也；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，所以尊《書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，所以尊《詩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，所以尊《禮》也；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，所以尊《樂》也；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，所以尊《春秋》也。……故《六經》者，吾心之記籍也，而《六經》之實，則具于吾心，猶之產業庫藏

之實積，種種色色，具存于其家，其記籍者，特名狀數目而已。

7、黃宗羲，《明夷待訪錄·學校》：

學校所以養士也，然古之聖王，其意不僅此也，必使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，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。非謂班朝、布令、養老、恤孤訊讎，大師旅則會將士，大獄訟則期吏民，大祭祀則享始祖，行之自辟雍也。蓋使朝廷之上，閭閻之細，漸摩濡染，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；天子之所是未必是，天子之所非未必非，天子亦遂不敢自爲非是，而公其非是於學校。是故養士爲學校之一事，而學校不僅爲養士而設也。

三代以下，天下之是非一出於朝廷。天子榮之，則群趨以爲是；天子辱之，則群隨以爲非。簿書、期會、錢穀、戎獄，一切委之俗吏。時風眾勢之外，稍有人焉，便以爲學校中無當於緩急之習氣。而其所謂學校者，科學鬻爭，富貴熏心，亦遂以朝廷之勢利一變其本領；而士之有才能學術者，且往往自拔於草野之間，於學校初無與也，究竟養士一事亦失之矣。於是學校變而爲書院；有所非也，則朝廷必以爲是而榮之，有所是也，則朝廷必以爲非而辱之。僞學之禁，書院之毀，必欲以朝廷之權與之爭勝。其不仕者有刑，曰：「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。」其始也，學校與朝廷無與；其繼也，朝廷與學校相反。不特不能養士，且至於害士，猶然循其名而立之何與？

東漢太學三萬人，危言深論，不隱豪強，公卿避其貶議。宋諸生伏闕搥鼓，請起李綱，三代遺風，惟此猶爲相近。使當日之在朝廷者，以其所非是爲非是，將見盜賊奸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，君安而國可保也。乃論者目之爲衰世之事，不知其

所以亡者，收捕黨人，編管陳歐，正坐破壞學校所致，而反咎學校之人乎！嗟乎！天之生斯民也，以教養託之於君；授田之法廢，民買田而自養，猶賦稅以擾之；學校之法廢，民蚩蚩而失教，猶勢利以誘之。是亦不仁之甚，而以其空名躋之曰「君父、君父」，則吾誰欺！

郡縣學官，毋得出自選除。郡縣公議，請名儒主之。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謝事者，皆可當其任，不拘已仕未仕也。其人稍有干於清議，則諸生得共起而易之，曰：「是不可以為吾師也。」其下有五經師，兵法、曆算、醫、射各有師，皆聽學自擇。凡邑之生童皆裹糧從學。離城煙火聚落之處，士人眾多者，亦置經師。民間童子十人以上，則以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為蒙師。故郡邑無無師之士；而士之學行成者，非主六曹之事，則主分教之務，亦無不用之人。

肆、思考問題：

- 1、朱子在儒學史上有何重要性？試以孔子及朱子為例，比較先秦儒學與宋代儒學的異同。
- 2、南宋與北宋儒學思想之差異何在？
- 3、宋代以後，《四書》逐漸取代《五經》的地位。這項事實有何歷史意義？
- 4、黃宗羲，《明夷待訪錄·學校》嘗云：「養士為學校之一事，而學校不僅為養士而設也」，其說涵義何在？其理想有實踐之可能否？試以宋明時代民間教育之歷史經驗析論之。
- 5、東漢有黨錮之禍，明代有東林黨禍，皆與教育之發展有關。試問在當時歷史環境之中，此類悲劇是否歷史的必

然？何以故？試加分析。